

尙論仲景傷寒論合論四時并各症小兒卷之二

西昌喻 呂嘉言甫著

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

尙論四時

冬

天干始於甲。地支始於子。故尙論四時以冬爲首。凡春夏秋三時之病皆始於冬。故也。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。后不省方。者。法天之閉藏。與民休息。俾無天札也。然而高人踰雪空山。而內藏愈固。漁父垂釣寒江。而外邪不侵。以藏精爲樂。寒乃稱。

真禦寒矣。內經謂冬不藏精。春必病溫。諄諄垂誠。後世紅爐煖閣。醉而入房。反使孔竅盡開。內藏發露。以致外寒乘間竊入。所以傷寒一症。最凶最多。仲景於春夏秋三時之溫熱病。悉以傷寒統之者。蓋以此也。吾人一日之勞。設不得夜寢。則來日必加困頓。農夫一歲之勞。設不爲冬藏。則來年必至缺乏。況乎萬物以春夏秋爲晝。以冬爲夜。至冬而歸根伏氣。莫不皆然。豈以人爲萬物之靈。顧可貿貿耶。特首揭之。且以動良士之瞿瞿也。瞿音厥

天地之大德曰生。德流化溥而人物生焉者也。春
秋首揭春王正月。雖重王道而天德人理統括無
餘。春於時爲仁。仁者人之心也。故生而勿殺。予而
勿奪。賞而勿罰。心上先有一段太和之意。然後與
和風甘雨麗日芳時百昌庶類同其欣賞。一切乖
戾之氣不驅自遠。更何病之有哉。乃縱肆輩日飲
食干天地之陽和。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習。此其
心先與凶惡爲伍。凡人風之邪。四時之毒。咸得中
之。及至病極無奈。乃始忍性以冀全生。終屬勉強
而非自然。如石壓草。逢春卽芽。如木藏火。逢鑽卽

出。惟廓然委順。嗒然喪我者。病魔潛消。而精氣漸長。猶爲近之。故法天地之生以養生者。爲知道也。
○風者。善行易入之物。爲百病之長。大率風之傷人。先從皮毛而入。以次傳入筋骨臟腑。內虛之人。與外風相召。如空谷之應響。大塊之噫氣。未動而已先覺。若星搖燈閃。可預徵者。故體虛之人。避風如避箭石。偶不及避。當睜弩以捍其外。熱湯以漑其內。使皮毛間津津潤透。則風邪隨感卽出。不爲害矣。然外雖避風。而內食引風之物。而招致尤爲不淺。善治風者。必權衡於風入之淺深。逐節推引。

而出然亦須兼治痰痰不堵塞竅隊則風易出也
至于痰熱積盛有自內生風之候則與外感之風
迥隔天淵若以外感法治之如羌防之屬則內愈
虛風愈熾每至不起與內傷病以外感藥治其快
同也

夏

熱者天時之氣也暑者日之毒也濕者地之氣也
夏月天時本熱加以地濕上騰是以庶類莫不繁
茂然而三氣相合感病之人爲獨多百計避之不
免亦惟有藏精一法可恃耳昌謂夏月藏精則熱

邪不能侵。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。故春夏秋三時之病皆起於冬。而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。夏月獨宿兢兢隄防。金水二臟尤爲攝身儀式矣。每見貴介髫齡之子。夏月出帷納涼。暗中多開慾竇。以致熱邪乘之。傷風咳嗽。漸成虛怯。疰瘦等病者甚多。有賢父兄者。自宜防之於早矣。

人之居卑。喚觸山嵐。冒雨暘。着汗衣。卧水簟。飲凉水。食瓜果。受內蘄。皆能使濕土受傷。若以秋瘧。但爲受暑遺。却太陰濕土受傷。一半至冬月咳嗽反。

以爲受於濕而以燥治之不爲千古一大悞耶夏
月汗多真陽易散津少真陰易消爲內傷諸病之
始。

秋

金繼長夏濕土而生其氣清肅天香徧野地寶垂
成月華露湛星潤淵澄酷熱之後得此高秋薦賞
與嚴寒之後而得陽春敷和同爲一歲不可多得
之日。蓋金性剛金令嚴繁茂轉而爲蕭疎矣。燠熱
轉而爲清冷矣。以故爲時未幾而木萎草枯水落
石出時愈冷則愈燥以火令退氣已久金無所畏。

而得以自爲也。故燥金之令不可傷。傷之則水竭。液乾。筋急。爪枯。肝木暗摧。去生滋遠。故凡肝病之人。宜無擾無伐。以應木氣之歸藏。木氣歸藏。燥金卽能萎其枝葉。而不能傷其根本。及秋金纔生。冬水早已庇木之根。以故木至春而復榮者。榮於冬月之胎養也。夫生中有殺。殺中有生。亦自然而然之理。人在氣交之中。能隨天地自然之運。而爲節宜。則不但無病。而且難老。豈舍此而更有延年之術哉。若夫燥金自受之邪。爲病最大。以夏火之尅秋金爲賊邪。故暑熱濕之令。金獨傷之。暑熱濕之

病金獨受之。古人於夏月早已淡泊滋味。惡其濕熱傷肺。且不欲以濁滯礙清道也。然形寒飲冷。尤爲傷肺。雖夏月之乘涼。亦不可過。況入秋已深。尙啖生冷。冒風露而無忌。寧不致肺之病耶。故夏三月所受之熱。至秋欲其散。不欲其收。若以時令之收。兼收其熱。則金不生水。而轉增燥。安得不爲筋脈短勁。濁渴枯損之導。爲冬月咳嗽之根耶。

論治病必本於四時

飡泄病。旣謂春傷於風。夏生飡泄矣。又曰長夏兼病洞泄寒中。又曰逆秋氣者。冬必飡泄。其言錯出。

無定人。不易會。不知病名雖同。而其因風因濕因寒則各不相同。故治病不本於四時。無能治也。

春傷於風夏生飡泄解

春傷於風。夏生飡泄。從來解說不明。昌謂風邪傷人。必入空竅。惟腸胃爲最所食之食。由胃入腸。胃空而風居之。少頃糟傳去。腸空而風亦居之。風既居於腸胃。則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。不俟脾之運化。食入卽出。以故飡已卽泄也。不知者以爲脾虛完穀不化。用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飡泄之法。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。有泄無已。每至

束手無策。倘知從春令治之。仍以桂枝領風。從解肌。而出一二劑。可愈也。識此意者。雖三時之傷於風者。亦可會而通之。

夏傷於暑。長夏傷於濕。秋必咳嗽。解

自二月以至七月。地氣動。則濕用事。自八月以至正月。地氣靜。則燥用事。所以春夏多病瘧者。可知傷熱傷暑。未有不傷濕者也。所以秋冬多有咳嗽者。傷風傷寒。未有不兼傷燥者也。

秋傷於燥。冬生咳嗽。解

秋月之金生。冬月之水然。金必寒。始能生水。水必

冷始不爲痰。故冬月之咳嗽，必由於秋令之燥也。然而夏月化土之氣，不先傷於肺，則秋月何燥之有。昌故謂秋冬二時之病，皆始於夏。夏月藏精，則熱邪不能侵也。夫弛瀉之間，暑且不到，豈有內藏之泓然真水而暑熱之邪得傷其肺者哉。故火邪不能燍金，而金始冷也。金寒則氣清，而不上逆。水冷則質清，而不成痰。更何咳嗽之有哉。

論內經四時主病之脫悞

內經云：春傷於風，夏生飧泄；夏傷於暑，秋必痲痺；秋傷於濕，冬生咳嗽；冬傷於寒，春必病溫。春冬二

季風寒之病可無疑矣。其夏傷於暑。秋必痃瘕。一語釋云暑汗不出。至秋涼氣相薄。而爲寒熱往來之瘧。蓋以經文原有當暑汗不出者。秋風成瘧之說。故引之而爲註。不知於理欠通也。夫夏月之暑。合於長夏之濕。始爲秋時之瘧。所以瘧症名曰脾寒。由傷於長夏之濕。土爲多。若謂專屬傷暑。則人之深居靜攝。未嘗傷暑。秋亦病瘧者。又謂何所傷耶。至秋傷於濕。冬生咳嗽。一語釋云秋傷於濕。濕蒸爲熱。熱者火也。至冬寒與熱搏。當爲咳嗽之症。則牽強不通之極矣。夫濕無定體者也。春夏曰風。

熱之濕。秋冬曰涼寒之濕。惟夏月之暑熱濕。三氣相合。始可名之爲熱。豈有至秋之涼。而反蒸爲熱之理。況乎濕者水類。所以水流濕也。燥者火類。所以火就燥也。指燥爲濕。是指火爲水矣。顛倒不已。甚乎。今爲正經文之脫簡。增入一語曰。春傷於風。夏生飢泄。夏傷於暑。長夏傷於濕。秋必痃瘕。秋傷於燥。冬生咳嗽。則六氣配四時之旨。燦然中天矣。加長夏之濕。而秋病之源始清。易秋月爲燥。而諸家指爲熱火之訓。亦不謬。請再以素問之旨明之。素問云。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。金木水火土之五

行於生長化收藏而寒暑燥濕風火之六氣從茲
而生焉。蓋春屬風木主生。夏屬熱火主長。夏屬
濕土主化。秋屬燥金主收。冬屬寒水主藏。可見造
物全賴濕土生化之一氣。而木火金水始得相生
於不息。雖土無正位。四季之中各分旺一十八日。
然無長夏十八日之土。則相生之機息矣。故長夏
之土爲生秋金之正土。春秋冬之分隸者。不得與
之較量也。此義旣明。則秋月燥金主收之義始明。
而冬月之咳嗽爲傷秋金之燥。不爲傷秋之濕也。
亦自明矣。再觀素問云。逆春氣則傷肝。木不能生

夏時之心火至夏有寒變之病。逆夏氣則傷心火。
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。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
金。至秋有痰瀉之病。逆秋氣則傷肺金。肺金不能
生冬時之腎水。至冬有飢泄之病。逆冬氣則傷腎
水。腎水不能生春時之肝木。至春有痿厥之病。是
則三時之病當更互言之。而秋之病瘧未嘗更也。
其必以心火脾土並言。則長夏之傷於濕。誠爲經
文當日必有之言。而非昌之臆說也。明矣。

論春秋冬各主一氣。夏月兼主三氣之理。原爲

天地自然之運。